

■ 陈于晓 听蛙

晚上,特别喜欢去小区附近的公园散步。走在公园里,不经意间就能听到几声蛙鸣。这蛙鸣,晶亮,总会让人感觉分外亲切。这样听着蛙鸣,不由得想起了早年生活在乡间,那些伴着蛙声入梦的日子。

记忆中,密密匝匝的蛙声出现在黄梅时节。“黄梅时节家家雨”,家家的檐头,都会滴答个不停。平日里,写诗的时候,我总会

觉得雨在淅淅沥沥地飘落着,那是很有意境的。但在梅雨季,落个没完没了的雨,其实是很让人心烦的。不光是衣服晾不干,雨下久了,连心上都像是发了霉似的。不过,在黄梅时节,那此起彼伏的蛙声,却会让我的内心宁静下来。我想,我是喜欢听蛙声的。蛙声透亮,像一阵一阵的雨,一阵一阵飘洒着。蛙声做的雨,能抚慰人心。

旧年,住在乡间,记得我房间的窗外,就是一口青草池塘。池塘里,处处蛙,按说穿着草绿色衣裳的蛙,隐在草丛中,是很难被发现的。只是因为蛙实在太多,除了叫声会暴露它们的踪影外,我一走近,蛙一惊,草丛跟着一晃动,蛙往往就现身了。

而在风吹草动时,通常是不见蛙的,蛙大抵是不怕风的,蛙怎么会怕风呢。还有脚步声,其实,也只能稍稍地惊动一下蛙。这么说吧,当被你的脚步声打断时,蛙也就安静一小会儿,很快,蛙声又四起了。如此,三番五次之后,即使你把脚步踩得更响,蛙也“熟视无睹”了。我走我的路,蛙唱蛙的歌,也许,我们本来就互不相干。

但说互不相干,细想想,也不对,因为我原本就是来听蛙声的。时间稍久,我便有些恍惚,仿佛这一口青草,所给予我的,不是视觉,而是一种听觉。池塘里,生长着的流淌着的,全是蛙声。白天,人来人往,有时我们也会忽略蛙声的存在。但在清晨和晚上,尤其是在晚上,当村庄里的一切都安静下来,蛙声,便变得格外响亮。

也常有村里人抱怨,被蛙声吵得睡不着觉。我想,也许是抱怨的人自己有心事吧,然后以为是蛙声太吵。我是一点都不认为蛙声会影响我的睡眠。尽管蛙声像是一把把地砸入我的房间的。

喜欢开着窗户入睡,也许就是为了能把蛙声听得更真切一些。天气好的晚上,灯火渐熄,乡间的月色会特别地浓。入户的蛙声,和淌在窗台上的月光,简直都是天籁。而在无月的晚上,那点点星光,挂在天幕上,也像极了天上的蛙声。幼年时,总觉得在深夜里,天上人,也会和我一样地听着蛙声。

只是我一直不知道,天上人所听的蛙声,是天上的蛙,还是人间的蛙唱的。或者,就是我家窗外池塘里的蛙在唱。

住在城里,每年惊蛰一过,冷不丁地,我会想起蛙来。听不到蛙声时,心里总像是缺少了什么。好在这些年,在城市的水边,也常常能听见蛙声了,只是不可能有乡下的蛙声那般密集。在城里生活很多年,只要听不到蛙声,我依然会有一种“客居”的感觉。

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,躺在床上,会又一次想起蛙。而当想起了蛙,仿佛就有蛙声在响起了。尽管我也说不清,这些蛙声,是来自于我的回忆,还是这蛙声,真的就响起在这一刻的窗外。

在蛙声中,或者在我所想象的蛙声中,慢慢地入梦。我的梦,也蛙声般地清幽着。

■ 谢飞鹏 黄昏里的合欢花

还是那样的美丽,还是那么的馨香,不知什么时候,街道两旁的合欢树都开满了花。像是一把把立着的小粉扇,在微风里轻轻招摇。行走在柔和的黄昏,触目合欢花的美丽,沐浴合欢花的馨香,使我有些不能自持。

合欢花多是粉红色,它红得很特别,从花轴中心抽出一团毛茸茸的细长花蕊,花蕊的下面是浅白色,到了上面便过渡成了粉红,好像是精心染上的,很有层次感。这些花朵有如一把把打开的小扇子,掩映在碧绿的枝叶间,随着微风轻轻摇曳。也有一些整朵都是浅白的,这样一树蛇紫嫣红,一树絮蕊如雪,更显得风情妩媚,仪态万千。

合欢花这么美丽,但它名字的来历却有些苦涩。合欢树原来叫苦情树。传说有位秀才苦读十年,准备进京赶考。他的妻子叫粉扇,十分贤惠体贴。临行时,粉扇指着窗前的苦情树对他说:“夫君此去,如果高中,不要被京城的繁花迷惑眼睛,而忘记了回家的路呀!”秀才说:“哪会呢?如能得中,一定早日归来看娘子。”想不到的是,秀才走后,却一直杳无音信。粉扇在家等了又等,青丝变成了白发,也没有等到丈夫归来。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,粉扇指着苦情树许下誓愿:“如果夫君变心,从今往后,让这苦情树开花,夫为叶,我为花,花不老,叶不落,一生同心,世世合欢!”说罢气绝身亡。第二年,苦情树果真都开满了花,那花像一把把小小的扇子,挂满了枝头,还带着一股略苦苦涩的微香。人们有感于粉扇的痴情,便把苦情树改名为合欢树。正如粉扇说的那样,从那时起,合欢的叶子随着花开花谢而展展幕合。

传说可能是误会,但合欢花本身确实有些苦涩。合欢花盛开在六、七月份,这个时候,或是骄阳似火,或是风雨飘摇,因而漫步合欢树下,总是看到地上坠满了粉红的落英,不自觉间,欣赏便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伤。还有就是,合欢花虽然美丽,但每朵花开的时间却不长,有的甚至只有一天,早上开放,傍晚便凋谢了。迎着朝阳开放出蛇紫嫣红,却在夕晖里凋零一地,这也让人感到有些苦涩忧伤。我不由想到这么一句话:“美丽总是愁人的”。合欢花的背后竟充满了凋零与苦涩!只是这些隐藏得很深,人们被它的美丽所陶醉,而忽略其背后的苦涩与忧伤。

不过合欢花凋谢得快,开得也快。这朵花凋谢了,那朵又盛开了,碧绿的枝头总是缀满美丽的花朵。更奇特的是,在开花期间,它的花轴会不停地向上伸长,不断产生新的花苞,开出花朵。因而尽管合欢树下落英满地,但它的枝头,一朵一朵合欢花总是开得无比的绚丽旖旎。合欢花就是这样用不断的凋零与绽放,诠释着美丽的独特内涵。

合欢花最美的时候是在黄昏。浑黄的夕晖中,一对对羽状的叶片慢慢靠拢,合欢花也开始闭合起来,仿佛一位含羞的少女,关上了自己的心扉,等待有情人来开启。这时,夜幕渐渐降临,合欢花闭上了,但是它散发出的香气却更加清新,浸在微微的夜露里,益发的沁人心脾。

在这沉谧的夜幕里,又有不少合欢花的蕊瓣坠下枝头。但我知道,在明天的朝阳里,会有更多合欢花绽放出夺目的绚丽华彩……

领略夏日的风华

■ 施杜干

如果说江南的春天繁花似锦气候温润诗意荡漾,那江南的夏日则微风过处小荷起舞风华绚丽韵致迷人。

小草贪婪地吮吸着露珠儿,尽情地舒展,把泥土遮盖得严严实实;花儿卸去浓妆,知趣地退却,让果儿青涩地崭露头角;蝴蝶和蜜蜂完成了春天所赋予的使命故也不再流连。鸟雀在林中谈情说爱,把树叶当作遮羞布,偶尔出来透透风,然后依旧回归爱巢;每天一早,它们都要用天籁之音唱响晨曲。微风收起了冷峻,阳光也不再柔和,细雨收敛了斯文,雷声也不再悦耳;踏青男女不再矜持而展露出随性,赏春孩子不再畏缩而尽显其率真。宇宙间的一切都在收束梦一般朦胧的行囊,节奏明快地在打点装束准备着一次闪亮登场。

燕子依然选择在平房的廊檐下日夜奔忙,轮番琢泥垒巢并孕育着下一代;休息时,它们会婉转地讲述着自身的创业经历。水鸟依旧在风里浪里搏击,只有晚上才在岸边的芦苇抑或杂草丛中栖息。鱼儿在繁殖了后代之后,继续轻装上阵宛若蛟龙;池边与江河边的杨柳树在晾晒翡翠色的丝帛,为垂钓的人们提供理想场所,垂钓者自然万般惬意。风雨雷电开始高亢激越,山川原野越发耀眼明亮,江河湖海也变得豪情奔放。于是人们也开始加快步伐在风雨中穿行,敞开心扉地在山水间感受,思路缜密地在感受中畅思,全副武装地在畅想中恭候夏日的到来。

“立夏”会加速“百谷”茁壮成长,故而田野上满目都是青葱馥郁,使劳动者青春焕发精神抖擞。布谷鸟也在用洪亮的呼喊声助兴,但却无形无影从不让人发现它

的痕迹。放眼望去,山上的植被垂青滴翠。溪流一路欢声笑语,唱着舒缓而流畅的歌谣。再看身边的树木,那枝丫撑开碧绿的小伞,为人们遮挡阳光。那由无数小伞连接而成的大绿伞,将太阳光从无数的缝隙里均匀地洒落在林中,给身体瘦弱的小草提供生命的养分。

广玉兰花和石榴花都在仲夏时分争相开放,一个似雪冰清玉洁,一个如火激情燃烧,二者形成一种冰与火交融的壮观景象,极富情致;水蜜桃和枇杷果也相继垂挂枝头,一个青里泛白白里又透红,一个形如黄杏味道甘美,撩拨生津且咽液的味蕾;特殊草本植物艾叶和菖蒲更是不甘示弱,一个柔软如絮清香浓郁,一个直线向上馥郁芬芳。它们还结伴进入寻常百姓之家,一个辟邪迎喜气,一个驱恶保平安。这个时候,人们满眼都是翠绿,满嘴都是清甜,满身都是清凉,满心都是陶醉。于是就情不自禁地要去寻一方丰润的山水,觅一处淡约的云烟、栖一隅娴婉的悠然、安一瓣清澈的心灵。

浓雾是夏天的主角,它们的出现会在短暂时间内影响空气质量和人们的出行,但很快就会是晴朗的天气。浓雾隐退之后,阳光透过云层照着大地,云缝中投射出一根根硕大的光柱;团云消失之后,蓝宝石一样的天空上只剩下一块滚圆的古铜,光芒四射格外耀眼。天色的蓝和阳光的光都明显较之春天程度不同。大地之上所有需要阳光热能的物体,也都会与之发生互动以产生光合作用。那应该是夏



浔阳江头

浔阳江头的自安与不甘

■ 花卉

浔阳江头的芦苇总在霜降时染上白霜,夜色里江水静静流淌宛如黑色的绸缎,码头上的老树盘生缠结,枝丫间垂着经年的露水。那年白居易骑马踏碎涟漪口似雪的花荻,马蹄下碎银似的江水溅起,湿了拴马桩上半截断绳。他解下缰绳时,手指蹭过桩头经年的斑斑旧渍,恍惚想起去年在曲江池畔系马时,也是这般凝着寒气的秋风。

那年他四十有五,刚从长安的朱门贬到江州的陋舍,从“兼济天下”的谏官沦为“独善其身”的闲员。绯色官袍褪成青衫。他在《琵琶行》序言里所书“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”,可那江畔的花荻听得懂吗?那些深夜独坐时的叹息,那些对酒无言的沉默,不过是被“自安”二字轻轻盖住的旧伤。

江州司马的官职,是皇权对文人最后的施舍。白居易在《琵琶行》里写“住近湓江地低湿”,看似自嘲水土不服,实则是说精神世界的塌方。长安的繁华与江州的荒僻,恰似天堂与地狱的交界。元和十一年,秋,一场夜寒,半江寒霜,盞盞离愁,送客筵席散得仓促,酒盞底压着未尽的话,止于唇齿掩于岁月。他送客,送的是谁?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?灯影摇曳时,忽有琵琶声从迷雾里浮起,断续如雨打残荷,就如那些年他在曲江池畔

听过的妙音,惊得镇江塔檐角铜铃叮当。这声音原是明亮清澈的,偏生掺着三分湿,七分凉,倒像是青瓷碗底凝着的浊酒,长安月下纷飞的金屑。

我曾以为乐天先生是极擅自解的,他说“谪居卧病浔阳城”时,分明把贬谪写成了山水册页。可那夜他忽然坚持要“添酒回灯重开宴”,琵琶女的出场,像一场精心设计的意外。弦动时,《霓裳》《六么》声起,众人方知席间藏龙卧虎;帘卷处,才见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迟疑。这迟疑,是艺妓的尊严,也是文人的窘迫——他们都在掩饰内心的溃败。却不及此刻舱中一声裂帛惊心。

“曲罢曾教善才服,妆成每被秋娘妒。”琵琶女的辉煌,是长安城的盛唐旧梦;白居易的落寞,是江州夜的秋月白。当他说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时,并非怜悯他人,而是照见了自己:一个被贬的官员,一个失意的诗人,一个被时代抛下的理想主义者。琵琶声里,他听见的不是别人的故事,而是自己灵魂的回响。琵琶女梦啼妆泪红阑干时,江州司马的泪早落进江水里,混着商船的号子,化成今夜灯火阑珊。

“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。”白居易的“自安”,大抵是这般滋味——明知是逆旅,却还要在荒山野渡间,为自己燃起一盏灯。

《琵琶行》最动人处,在于它撕开了



夏荷初放 汤青 摄

季特有的物理反应,应该是夏季旺盛生命力的所在。人们顶着蓝天踩着绿地,在天地之间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天地。这一斗天地虽然渺小,却跟宇宙达成了一种神奇的默契。

雷雨是夏天的常客,它们到来之前会让人感到闷热不堪。雷雨来时,天昏地暗并伴有猛烈的大风席卷大地,电闪雷鸣仿佛就围着自己打转转,让人担心天会塌下来;雷雨之中,大雨瓢泼让人感觉是在黑咕隆咚的魔窟里,仿佛世界末日就在眼前降临;雷雨过后,蓝天白云之间镶嵌着七彩虹桥,任意横跨在某个方位都是那样鲜艳夺目,美妙得让人心旷神怡。小雨依旧在稀稀拉拉地下着,雨点打在荷叶上被溅得粉碎,接着便凝成小珠子,小珠子在叶面上不规则地滚动。渐渐地,荷叶承受不起而任由它们四散开去,直到滚落在水中被鱼儿接住并衔走。蜻蜓也想去捕捉晶莹的水珠儿把玩,却既抓不住又不会戏水,只好任由知了叽喳嘲弄。

梅雨是夏天的重头戏,它们的到来让人感觉燥热与寒冷不定,接着就是劈头盖脸地下着雨,而且大雨居多持续时间也很长。庄稼人被迫宅在家里,走进屋内地面湿漉,走进房间霉味扑鼻。出门是白茫茫

我的父亲

■ 夏泽民

做过屠夫,伐过木头,烧过石灰,放过鸭子……
为了把我们赶出大山
父亲一边种着贫瘠的土地
一边往身上贴满各种职业标签

母亲说
那时家里穷,父亲的脾气大
经常摔碗,摔罐子,摔农具
也摔我母亲
和我们兄弟姐妹

有一次,我看见父亲摔自己
他扛着一把犁铧
在黄昏经过一条水沟时
一脚没跨过去
他把自己重重地摔进那条沟里
血水浸上来
像没落干净的夕阳

现在,父亲不摔东西了
每一次见到我们
就赶紧捉住我们的手
像屋后香椿树上的一根老藤
缠着树干紧紧不放

昨天,我看见父亲牵着母亲
蹒跚地走在落满余晖的乡间小路上
身旁开满了栀子花
像要给母亲补一张结婚证照

父亲结婚时没办喜酒
我们是他唯一的证婚人

夏至的颜色

■ 魏益君

暑气追着夏至而来
蒸腾成水墨画里的留白
风,搅拌光的颜料
明明灭灭的斑点
晃花了时间的眼

荷花跟着夏至而来
穿一袭粉裙
站在水的中央
才展开半朵羞怯
湖面就晕开了胭脂的香

树叶在光的间隙里
看影子由长变短
看骄阳晒卷了思念
层层叠叠
堆成绿色的火焰

泥土不惧炙烤
让种子在暗处膨胀
根须向下蔓延
汁液浓稠如歌
肆意流淌成大地血脉

夏至
让世界褪去含蓄
让季节披上光的鳞片